



百味·诗

## 春游偶感

安徽合肥 张守福

巢水南岸冶父山，  
经鼓声声有洞天。  
蜿蜒古道寻铸剑，  
巍峨耸立许山关。

## 七律二首

安徽合肥 戴健

观《满江红》

小兵张大做由头，  
牵出奸臣通敌酋。  
密信匿藏因未了，  
危机潜伏戏难收。  
局中有局环环套，  
天外有天步步谋。  
护国从来多烈士，  
壮怀激烈写春秋。

七秩随感

桑梓耕耘五十年，  
如烟往事不如烟。  
三生忙命多加压，  
一纸休文难赋闲。  
碌碌无穷探索路，  
孜孜不倦追求篇。  
莫言七秩老将至，  
励志奋蹄自著鞭。

百味·杂议

## 凶德之首

安徽合肥 周彪

庄子在外篇中说：“凶德有五，中德为首。何谓中德？中德也者，有以自好也，而叱其所不为者也。”著名文化学者流沙河先生解读说：“眼恶，看偏不看全。耳恶，听顺不听逆。嘴恶，责人不责己。鼻恶，闻臭不闻香。心恶，爱自己不爱人。”

庄子为什么把自以为是放在凶德之首，庄子并没有给出解释和结论。至少说明在两千多年前，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人就不受人们待见。儒家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一切事物，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，就斥责、怪罪别人的人称为小人，孔子说：“君子反求诸己，小人反求诸人。”对待这类人，儒、道两家可以说是殊途同归。两千多年来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自以为是这种人的性格特质变化并不大，归结起来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：1.一贯以正确自居。在这种人的主观世界里，世界万物的对错没有一个衡量的客观标准，只有他认定的标准才是标准，别人做的，别人说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想法都是错的。2.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。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，不符合自己认定的标准都是错的。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过一位王明先生，他带着苏联革命的标准回到中国，一切都以苏联革命的标准为标准，别人指出他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，他不但听不进正确意见，还把自己打扮成为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，觉得别人只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，上不了大台面。其

结果使中国革命从一个失败走向了另一失败，教训极其深刻。3.听不进去半点批评。这种人独断专行，自以为是，听不进去半点不同声音。习惯了一言堂，他做出的任何决定别人都不能置疑，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有意与他过不去，不给面子、拆他的台。4.习惯性地陶醉于自己的小世界里。对于别人的吹捧、奉承非常在意，整日活在别人的吹捧声中，一日听不到赞美之词就会失落，甚至于怀疑别人对其不忠。5.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，用烂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做人做事总是高标准要求别人，不允许别人有任何瑕疵，否则就认为别人不够朋友，横加指责；自己做错事文过饰非，工作中出现问题，一定都是别人的错，从不认真反省自己。诸如此类的行为，着实让人讨厌。

自以为是是种病，有这种毛病的患者多半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不够健康。表面上的坚强掩饰内心的脆弱，外在强势掩饰内心自信的不足，热衷于别人的吹捧证明自己的才华不够。治疗此等毛病的最佳“药物”，便是“诚实做人，踏实做事！”去除虚荣，活出本真。

百味·风土

## 相山脚下读书声

安徽淮北 姚中华

书声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最具标志性的声音，尤其在动荡的年代。明末清初，天空中依然翻滚着令人不安的阴云，相山脚下的一处房舍内却常常传出抑扬顿挫的读书声。读书人名叫任文石，读书之处有一个诗意的名字——“藕花墅”。生逢乱世，任文石甘愿蛰居一隅，用书声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，用倾注于家乡历史文化研究整理的一腔热血，诠释一位文人最灼热朴素的情怀。

相山位于黄淮平原东部的云龙山余脉，从徐州一路向西南蜿蜒，在临近淮北市境内突然出现几座翠绿的山峰，像几匹骏马昂起高傲的头颅，这便是相山。相山所在地属于古九州之一的徐州，上古时，商部落首领相土东迁，在此筑城，这便是相城在岁月长河中开始跋涉的起点。

任氏是相城的大姓。任文石的先祖“潞二公”明朝初年从山西迁居至相西渠沟。渠沟是淮河支流濉河的一条支流，也称曲沟，这里是相城通往西部的要冲。春秋时期，渠沟曾经上演宋公共会盟诸侯的历史大戏。“潞二公”侠义豪爽，乐于助人，曾出巨资修建路桥，布施乡里，为人称颂。任氏在相城繁衍生息，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枝叶与根系遍布相城。任文石出生时，已是“潞二公”第七代孙，任家为他取字伯介，号瑶房。

出身于大户之家的任文石，从小性格沉稳。他不喜欢外出交际游历，却爱上了闭门读书，早晚手不释卷。任家喜出望外，对这个天资聪慧的少年寄予了莫大的期望。为了让他专心读书，家人在住宅东边建起一座专供他读书的书亭，名曰“夕佳亭”。“夕佳亭”的书声伴随着少年任文石一路成长。读书入

仕，谋取功名，是古代知识分子一条理想化的人生之路。任文石也曾经立下志存天下的鸿鹄之志。

任文石饱读诗书，称得上满腹经纶，但在考取功名上总是时运不济。1638年，五十二岁的他再一次以“经明行修”被选拔参加礼部进士会试。“经明行修”意思是通晓经学，品行端正。遗憾的是，这一次又未能擢第，只获得对落第者恩赐的一个雅称“乡贡进士”。次年，他被选赴扬州，后被授予扬州府儒学训导，这也是他一生入仕担任的最高职务。1648年夏天，六十一岁的任文石在外漂泊九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家乡相城。

历尽风雨飘摇，生死磨难，晚年的任文石回到家乡后彻底放弃了功名仕途的幻想，转而吟诗著文，一心治学，续编相山人文历史，整理学术著作。相山脚下，人们再次听到这位年逾花甲、自号蛰庵的老人抑扬顿挫的读书声。

任文石五十多岁就着手撰修《相山志》。此书以相山、相城为中心，从上古至清初，是一部个人编修的郡治地方史书。为了让《相山志》具有严谨、系统的史学价值，他一面翻阅经典，查阅史料，另一方面走村串乡，采访遗老，然后青灯黄卷，精

思细构，耗时十余载。全书十卷（一说十二卷），体例谨严，网罗细密，史事纷繁，人物众多，虽说是一部地方志书，却有国史的风貌。

除了《相山志》，任文石还著有《治谱》八卷，《宗训》四卷，同时将自己的诗文编辑成《雪竹居文》《静寄斋诗》共二十四卷，《藕花墅记》五卷等，可谓著作等身。可惜这些珍贵的文化史料大都被战火所焚。清顺治五年甲午，六十八岁的任文石卒于相山，葬相山之阳。五十一年之后，也就是康熙三十八年丁卯，名士王士禛受其子任柔节之托为其撰写了墓志铭，称其为“千古文伯，一代人师”，置于墓前，供后世凭吊。

一介书生，用书声点亮人生，用一世情怀，全部的精力，致力于家乡文化的搜集整理，古老的相城因此有了完整的文化轨迹，有了令后人传承敬仰的文脉渊源。有学者评价说：“任文石之前的相城历史，非任文石无以明；任文石之后的爱乡者，非任文石无以法。”

山川永驻，岁月无痕。从相山脚下传来时光深处乡贤的读书声，与松涛和唱，与百鸟共鸣，永远激励着相城的后人。

